



# 再见光年

曾经，有个女孩。想长大，长大了。  
想离开，离开了。想回去，回不去了。

安小漠 著

有没有一种温暖是这样，它源于最初的小时候。  
而后带着细碎的阳光，伴着时间，成长到一地荒凉。



珠海出版社



# 再见光年

安小漠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光年/安小漠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9.4  
(燕尾蝶/夏果果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180-9

I. 再... II. 安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4808 号

---

燕尾蝶 之 再见光年

---

主 编:夏果果  
作 者:安小漠  
责任编辑:潘杜鹃  
封面设计:点阵视觉

---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  
地 址: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 
电 话:0756-2639330 2639344 邮政编码:519001  
网 址:www.zhcbcs.net  
E - mail:zhcbcs@zhcbcs.net

---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:880×1230 1/32  
印 张:29 字数:60 千字  
版 次:2009 年 4 月第 1 版  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180-9  
定 价:80.00 元(全四册)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序	001
楔子	004
第一回	006
第二回	024
第三回	052
第四回	076
第五回	100
第六回	121
第七回	147
第八回	166
第九回	186
最终回	210
后记	219

再见光年 序

——夜半犹听故人歌  
海鷗飞飞

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像我们一样。

坚信着有这样一种力量，能让我们在这个繁芜并且冷漠的世界上通行无阻，让我们在任何尖锐犀利的伤害面前无坚不摧。那种力量叫做爱。

因为深信有爱，所以我们勇敢，我们坚定。

我知道不会有人像我们一样。

在爱的面前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害怕得到惶恐失去，写字的人独有的早慧让我们以为看透尘世的纷扰，建立了强大的内心，用来面对每一次变故每一次侵袭，直到后来，才在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看清，你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它就将同样以对等的现实来回馈于你。

像我，像安小漠，像更多耻于表达软弱的人，更像颜初。

夏天将要过去的时候从安小漠那里接到这本书的初稿。让我想想，要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那个叫颜初的女孩子。胆怯却假装勇敢，脆弱却假装坚强，渴望爱却假装冷漠。一边矛盾着一边成长着，总是有无数的明枪暗箭从她四周蜂拥而至，逐渐变得更加孤僻更加难以融于复杂的人际。

没有经历过的人,不知道那种绝望。因为过早对一些人一些事失望,所以理所当然地忘记了什么叫希望。

颜初本应该拥有的幸福,埋葬在她处心积虑的小阴谋里。对她,我有过惋惜,可是很容易就想明白,如她这样的女孩子,早已被那些伤害簇拥着生出了锋利的刺,它们以独特的姿态庇护着颜初远离伤害,即使代价是伤害别人来保护自己也在所不惜。对爱情,其实说实话呀,两个人要在一起,真的是件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。夏安楚用多大的耐心包容了这个浑身长满刺的女孩子,心疼她的过往,心疼她曾经受过的伤,如若有这样的机会,我相信他愿意换去做她,让那些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,可是有种东西叫做命运,它强大得可怕,它张牙舞爪地吞噬了所有善良美好和温暖,然而在一切终归平静的时候,我想颜初一定会有后悔吧。

回不去的,已经告别的,光年终于不见。

再见,再也不见。

如果没有拥有过,会不会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呢?这是小说,却也能让人着实感觉到心疼,感觉到难过。

夜半犹听故人歌,不如不遇倾城色。

## 题 记

有没有一种温暖是这样,它源于最初的小时候而后带着细碎的阳光,伴着时间,成长到一地荒凉。

## 楔 子

我度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。

失眠,打开电脑,迟缓地坐在转椅上回身,看着身后墙上泛白的光,自己的影子就突兀模糊地印在那里。

恍惚中失神地用苍白的的手臂凑过去,静静抚摸,保持微笑,看着白色墙上慢慢地开着细致的裂纹,一条一条交叉环绕,像是树林里枯败的树枝。

然后由远至近的,飘出另一张脸。

他发出幽幽凛冽的声音:“颜初,我找不到路了。”

我惊诧地硬着身子在那里,身上像被千万条绳子束缚,只有瞳孔因无法相信而瞪得空洞散大。他走过来,不,应该说是从墙壁



里跳出来，抚摸着我的脸，轻柔细腻，生怕弄破我一寸肌肤。

他说：“来，让我抱抱你，我都想你了。”

我咬着嘴，眼泪簌簌而下，他伸开手臂把僵硬的我拥在怀里，那个怀抱冰冷没有一丝温度，我拼命想喊却发不出声音，木讷，背后撕心裂肺地疼起来，好像有滚烫的水滴随着身体滑下去，滑到脚踝。他慢慢拉开我，用心疼的表情望着手里血淋淋的水果刀，又看了看我，手指明晃晃地伸过来。我感觉到，那已长长的指甲触及我的眼敛，接着一声钝响，身体里的某样东西被迅速抽离。

剧烈的疼痛下，他拿着我的两只眼珠变得兴高采烈：“颜初，你把欠我的东西还给了我，这样可真好。”

我闭着眼睛，疼痛地呻吟，不知眼泪还是血液，它们像蠕动的两条白虫顺着脸无止尽地淌。

他大声地笑：“你看，我都忘记怎么照顾你了。”

接着，我被有力地抱起，借着耳朵敏感地听见他大步地走着，推开浴室的门，轻轻地把我放入白色的浴盆里。扑通一声响，冰冷的水漫进皮肤，锥心刺骨，水灌入我的眼洞、耳朵、大脑、鼻腔，霎时变成暗淡的红色，把白色睡裙泡得发胀。最终他的鼻息越行越远，我在空洞无望里咬破了嘴巴，无力地在空气中胡乱伸展着双手，沉沉睡下。

醒来的时候浑身湿答答地，有种很黏稠的感觉，伴着冷汗。低头看了看，自己果然在浴池里睡了一夜。

而这样的梦已经连绵不断地做了三年。

我叫颜初，三年前开始梦游，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。

但是，这是秘密。秘密有关一个男人。

## 再见光年 第一回

任何人都渴望被需要，  
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位置，  
并坚持不被忘记。  
南方小镇里的一幢别墅。

三月,草长莺飞,在这座南方的城市已经完全进入了春天状态,繁多的油菜花大片大片带着鲜艳的颜色在乡下盛开。

开学不久,学校里的大多数女孩子都会有一种日本学生的打扮,张扬、装乖。白色衬衫外套着浅色系的针织背心,格子百褶裙,形形色色的几何图案裤袜,再配上一双可爱无比的靴子。她们说,这是刚刚掀起的流行风,并乐此不疲。

颜初站在人群里,眼神黯淡。她着黑色短裙,常常一身黑色装诡异地出现,走在一些淡色系的女生堆里,显得很扎眼。还有另外一种装扮,就是背带裤,背带里面是单色的棉质半袖,长到腰间的头发散乱地挽起来。但不论衣服变换多少样式,仔细观察过颜初的人都会有知道,穿在她小腿上的黑色中筒袜是经久不变的。尽管在炎热的夏天,她也不会像热衷于打扮的女生努力地展示自己的身段,并把能露的都暴露于阳光下。丁晓晓以为,颜初那么热衷于黑色并从不裸露过多的皮肤或许是一种习惯。

颜初是漂亮到极致的。身材高挑,皮肤白嫩,眼睛很大,左眼下有一颗棕色的痣。丁晓晓在一次体操表演后的更衣室里,看到只穿着胸衣的颜初背影,惊诧地呆住,不由自主地盯着那双凸出的蝴蝶骨,精致得如同可以放到展览馆里的珍品。在丁晓晓的眼里,颜初的气质永远那么好,就算很普通的衣服穿在她身上都会

简单好看，只是似乎在颜初眼里，什么都像是无所谓的。

丁晓晓是颜初相处一年半的同桌，一直以仰慕的姿态看着颜初。丁晓晓和那些搭线进来的孩子不一样，她是一个典型的三好学生。人好，脾气好，学习好。

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颜初即将在阳光灿烂的这一天，办好退学手续离开。很多人都会奇怪，谁都知道，只要再坚持半年就可以顺利地参加高考升入大学，离开这座城市，或者驻足留守，总之，做任何事情都不迟。

教导主任在几天前就放下一句话，我们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学生，就算一定退学，也要监护人来签字。

很显然，她们是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高额学费。

## 02

青白色的方形瓷砖里莲花形成了淡粉色。支撑的圆柱上是有规律的凹凸条状。镶嵌在教学楼顶端古典又不失华丽的钟，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发出“当当”浓重的钝响。留学回来年轻的教师们，谈吐的气质，及规定的着装。夏日冷扇，冬日空调，以及那些孩子们沉寂又或是表面腼腆背后歇斯底里的笑。

这就是贵族私立的校园里所呈现的景象。

颜初对视那个中年女人：“没人监护我，并且我已经成年，可以决定是否还有读书下去的必要。”

几天前是颜初的十八岁生日，她接受她所谓的成年礼——银行卡同等大小的身份证。

天空蓝得泛白，丁晓晓在做了课间体操后，脸微微涨红。

“颜初，你真的要走？”

“嗯，自由了。”

“那你要记得我。”

丁晓晓低下头，眼睛还是湿了起来：“我有时间会去看你。”

任何人都渴望被需要，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位置，并坚持不被忘记。

颜初伸出青葱般的手指，轻快地点了点丁晓晓光洁的额头，决绝地摆了摆手。

告别学生时代，告别繁杂的习题，告别那些稚嫩的少男少女，告别屹立多年历史的钟楼。相处一年半唯一的好朋友。还有白纸黑字的角落，沾染了浅红色校章印痕的退学申请书。

这些小情愫跟随着时间，会转为记忆，渐渐相忘于江湖。

### 03

颜初。网络上小有名气的恐怖小说家。

眼前这幢有着花园的别墅，从记忆起的十几年时间颜初就住在这里。别墅的地址在淮阳路，这是整个小镇中最富裕的一条路，生活在这里的人无疑是富裕到奢侈的人家，没有人会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。他、她、他们，每个人都是老板。她所居住的这幢别墅的主人也是如此，他曾经有所有人看得到的骄傲成绩，千万家产。甚至后来颜初才知道，整个淮阳路都是他开发过的地段。

他叫颜汐之，曾经信口说过，他将是全世界最爱她的人。

很明显，曾经这个词代表的并不是现在。

颜汐之是个中年男人，脸庞清澈，性格温柔，做得一手好菜，生活里只有交易。但即使再忙只要颜初给他打电话，他一定会推掉所有事情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。

当然,这种好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这是任何事情,任何的人都遵循着的一种自然定律。

颜汐之需要的,是颜初所有的自由。他不能接受她跟谁过多接触,尤其是男性。他说:“初初,你记得,你穷其一生要跟着我。”

那时小小的颜初倚身在他精心布置的公主床上,咿咿呀呀,最终张着少掉一颗乳牙的嘴巴点了点头。

对方给予你的好,你可能会衡量,会有轻微的不安,不过没关系,等到时间久了,那会慢慢地转变为习惯。但是对那些不好的,再多的好加起来也许都抵不上对方对自己的一次不善意,一旦发觉,你会经过认真的思考,然后策划出一场比带着冰刀还要锐利的戏加倍还给他,让他以那些伤口日夜为伴。并且,你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不安。

人就是这样复杂到自私的生物,欲望永远不会热胀冷缩,它会呈迅速膨胀的状态滋滋生长。贫穷时渴望富有,富有后又期待自由。

所以,颜汐之,多年后我想说的那句话还是,你别怪我。

#### 04

回到家里后,颜初轻快地脱掉那些中筒袜。之前不曾跟任何人提起,她穿着那些不露肉色的袜子是要不着痕迹地把自己武装起来,隐藏住那些已经有着岁月痕迹的伤疤,腿上那些细条状的东西会招来太多不安分的眼睛。但是现在只有一个人,半夜醒来时她会翻出大裙摆的格子裙跑到显示器前,一台电脑就可以覆盖所有的生活。

小说毫无疑问地进入了高潮阶段。故事里的颜初再次从浴盆

里站起来，在那双血红眼睛的注视下，无措地捂住丰满起来的胸部，身后的水龙头渐渐生锈，缓慢滴入浴盆里的水滴变成了猩红色，每落下一滴，水面就会发出微微的颤抖，圆润光泽，像是正在抚摸着吹弹可破的皮肤……

凌晨两点，颜初叼着三五牌香烟，以最舒服的姿势坐在电脑前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是恩雅的歌。一边码字，一边开着QQ聊天。有时候空不出多余的一只手，嘴里的三五香烟的烟灰就会凝聚得很长，稍有一晃动，便分散成小块飘落下来。

“你真血腥！”

HANA打出这样一句话，附带一个龇牙咧嘴的笑脸。

颜初把快要燃尽的烟头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，快速地打出一行字后“啪”地敲下回车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要靠它生活。写得不新奇，读者不买账，我就要饿肚子。”

“那你离开学校是因为负担不了学费？”

“对。况且，我跟校园里的生活格格不入。不能等高中毕业，上大学，再找工作，结婚，生子，按那种被社会铺好的路来走了。对不喜欢的事物压抑太久，心会累的。”

“你就是太清醒了，太极端。不肯对偏离理想的生活迁就，所以你的快乐很短促的。”

## 05

相识HANA，是很久前的凌晨。颜初在电脑前烦躁，到了瓶颈期，写不出字是个很让人纠结的难题。而HANA就是这个时候从QQ里跳出来。

“写不出字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简短的对话之后，索性谈起她的所在地。颜初才知道，HANA是个离她千里之外的姑娘，住在大连。那个有着海的浪漫城市。

HANA：六月份的海边最好，太阳很大。有在海里穿着比基尼抱游泳圈的美女。还有一些流浪的歌手背着吉他，有在旁边野餐的人为了情调会叫住他们，十块钱就可以听好多曲子。这里的海鲜也很便宜，十几块钱可以装那么大一盘。

仙人掌：哈哈。那跟你的男朋友一起去。

HANA发了一个傲慢的表情：我没男朋友。

仙人掌：那以后会有。

HANA：我不相信爱情。

HANA：颜，你会喜欢这里的。我觉得这里适合你。哪怕一个人，也没有人会注意到。寂寞都是跟他们无关痛痒的。

颜初一直叫她的网名HANA，只是常常搞不懂罗马发音。中文是花朵的意思。她的头像一直是黑漆漆的颜色，让人分辨不清是下线隐身还是在线的状态。

有着相同特征的两个人总是会加速熟络起来。颜初与HANA所谓的熟络，是HANA凌晨在的时候会简单跟颜初打声招呼，如若颜初没回音，便会安静在那里，不再吵她。而她回复后，则会最快收到HANA的消息。仿佛时刻在等待颜初。这样的女子，懂得分寸，不会像那些无聊男人滔滔不绝让人产生厌烦感。

这个等待天空泛白的夜晚，HANA还在陪着颜初。

HANA：张震你知道吧。他写恐怖都写疯了。你这样下去神经会脆弱的，不会害怕么？



仙人掌：不会。我只是习惯夜晚。

HANA：你想做仙人掌么？

仙人掌：嗯。满身都是刺不好么。

HANA：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经历过什么，但是，尽量忘记那些伤害吧。

忘记？怎么把那些东西像白纸一样随意就可以撕掉呢？这么久了，噩梦从来就没有断过不是么？

颜初笑出声音来。

## 06

三年前颜汐之走的时候，眼睛上还蒙着颜初为他一圈一圈缠上的白色纱布。他的嘴里念叨着，还我初初，初初是我的。身边几个男人粗暴地拉扯着他，他挣扎后用力地把一只手甩出来，狠狠地朝手腕咬了下去。参差不齐的印痕渗出血色，他用嘴凑过去吸了吸，仰起头把含着唾液的液体向空气里吐了出去。颜初呆在那里，她的脚边，瓷白的地板上不成形的小块染成了黏稠的淡淡粉红色。

一系列动作过后，一辆车带着刺耳的鸣响带走了他。

那年颜初十五岁，颜汐之走后，她像个疯子一样在偌大的房子里奔跑来去，脚上特制的五个银色铃铛发出敲敲打打的声音。最终颜初把所有有关那个男人的东西像垃圾一样通通扔了出去。她捂住眼睛，躲在角落里挣扎着泣不成声，像是那个夜晚一样。无助，恐慌，在决裂中咬破了自己的嘴巴。

那些不堪的回忆，每次在夜里想起，反复咀嚼，身体就会剧烈地颤抖，压抑的喉咙像有东西梗在那里，喘不过气。

有种伤痕，永远结不了疤，永远血淋淋。